

清末稗史精选丛书

一士类稿
一士谭荟

徐一士著

稗



重庆出版社

• 清末稗史精选丛书

一士类稿

一士类稿

徐一士著

商务印书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责任编辑 陈 慧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徐一士 著

一士类稿·一士谭荟

YiShi Lei Gao · YiShi Tan Hui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汉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5 字数 378 千

1998年8月第一版 199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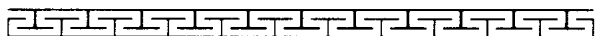
ISBN 7-5366-3850-7/1·715

定价: 31.00 元

目录

一士类稿	(1)
一士谭荟	(225)

一士类稿



徐一士 著

一士类稿 1 徐一士 著

目录

自序	(5)
王闳运与《湘军志》	(9)
王闳运与肃顺	(27)
湘绮楼之今昔	(35)
李慈铭与王闳运	(39)
李慈铭与周祖培	(43)
谈章炳麟	(46)
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	(53)
太炎琐话	(66)
太炎弟子论述师说	(72)
左宗棠与梁启超	(90)
谈柯劭忞	(97)
谈陈三立	(107)
谈廖树蘅	(112)
谈隆观易	(128)
谈吴士鉴	(132)
谈陈夔龙	(138)
谈段祺瑞	(151)
谈徐树铮	(155)
谈孙传芳	(159)
谈胡雪岩	(163)

壬午两名医	(181)
吴汝纶论医	(191)
杭州旗营掌故	(196)
閩人掘藏事迹	(220)

自序

余学少根柢，而早岁即喜弄笔墨，其为刊物写稿，始于清宣统间。光阴荏苒，久成陈迹，其迹亦早已不存矣。少年气盛，以为将来可为之事正多，此不过偶尔消遣而已。不料此后长期写稿，若一职业，暮岁犹为之不休。三十余年来，世变日亟，个人之环境亦因之而异。回遡畴曩，渺焉难追。聊就忆及，试话旧事。

在拙稿见于刊物之前，幼年即尝有试写笔记，聊以自娱之事。此项雏形（其实够不上说什么雏形）笔记之试写（亦可云偷写），时年甫九岁也。今欲谈此，可将余幼受家庭教育之情形，大致一谈。

吾家累世重家学，学业得力于父兄之教诲者为多，而余所得于塾师者尤鲜。以余幼时乃一逃学之孩子也。余自六岁正式入塾读书，八岁患腹痛之病颇剧，百方调治，而时愈时发，病根久不除。父母钟爱，惧其夭折，对于塾课，特予宽假，到塾与否，颇听自便。余苦塾中拘束，借此遂得解放。病发时固不上学，即值愈时亦多旷课。其后病不常发，而余之不上学，已习惯而成自然（惟塾中讲书时，每往听讲，类乎旁听之性质）。有以“赖学”“逃学”相嘲者，不遑顾矣。当此废学之时，而仍与书卷相亲，则以吾父之教，获益甚大。

吾父为余讲书最多，作非正式之教授。教材甚广，盖自经史子集（所谓“正经书”）以至小说之类（所谓“闲书”）不拘一格，随时选讲。讲者娓娓不倦，听者易于领会。教法注重启发读书之兴味，不责其背诵。（于“正经书”，有时亦令将所讲者熟读成诵，然不为定例）。以视塾中读书，有苦乐之不同。

关于“闲书”，曾为讲《三国志演义》，自首至尾，完其全部。（开首十数回讲过后，即令余自讲，吾父听之，酌加指导。）以其为文言而杂白话，得此基础，可为阅读他书之助也。《聊斋志异》，亦在选讲之列。又尝为讲《西厢记》，则惠明下书一段也。此外如《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等，均自阅之。（《红楼梦》吾父有手批之本，而其时余不喜阅，此书固非稚年所能感觉兴味者也。）

当此之时，科举未废，所谓“书香人家”，多不愿子弟看闲书，致妨“举业”。吾父则利用之以为教材，除鄙恶者外，喜令余辈阅看，而加以指导，为言其价值之高下，及优劣工拙之点，时亦于书上加眉批，或圈识以示之。俾可触类旁通，此实当时家庭教育所少见者。

“正经书”，除讲过者外，亦每自行阅读由少而渐多，惜熟读成诵者太少，故至今深感根底之浅薄焉。（喜读史一实际是看，似受《三国志演义》之影响。此书以史事为纲，虽属入许多不经之谈，而写来兴会淋漓，能诱启读史之兴趣。并闻其与正史多不合，亦欲以《三国志》相比勘，由此而及其他。至吾父所选讲者，《史记》为多。）

笔记之属，吾父曾为讲《庸盦笔记》等，甚感兴味，亦后来研究近代史实掌故之张本。

吾家有一钞本《彩选百官铎》（明倪元璐所撰之升官图也），编制颇佳。可于游戏中借识明代科举、职官等制度。每值岁时令节，家中每为“掷铎”之戏。（平日亦偶为之。“掷”谓掷骰，“铎”以骰行也。）清循明制而有所损益，吾父每为余辈言其因革异同，亦可称为儿童时期之一种关于掌故的教育，诱启之力非细。（余辈因是亦喜“掷”当时一清一之升官图，惜无如倪铎之佳者耳。）

吾父对于家中儿童，常为说故事。或取材于经史之属，或取材于小说戏剧，多与德性及学问有关。余辈以听故事为乐，而儿童教育亦即寓是。

经吾父之讲说，对于昔人之著述，发生浓厚之兴趣，童心忽作动笔之想（可谓已经“斐然有著述之志”，一笑），于是裁纸为小册子数本。每本十余页，长宽各二三寸，而作写笔记之尝试焉。所写或记一时之观感，或述吾父所讲说，或书听讲之心得（？），每则寥寥数语。此虽极其幼稚，却不妨算作余最早之笔记也。犹忆其第一则，题为“月”。文曰：“水中有月，非水月也，乃天月也。”盖观池中月影，偶动文思（？），遂振笔直书于小册子，稚气真可笑之甚。第二则似系关于孔子、老子学说异同者，则述吾父之语，意在备忘，其原文今已不记得矣。以下尚写有十则左右，均已忘作何语。

九龄童子（且是逃学的童子）而写笔记，当时自觉实为“胆大妄为”之举动，故以秘密出之，极畏人知，一若做下亏心事者。不料秘册忽为吾三兄（鲇甫）发见，持而高声朗诵。且曰：“老五做文章矣！”（吾父七子，余次居五。）“做文章”三字，在当时是何等严重。余羞赧之极，大有恨无地缝可钻之势，亟夺回此册而撕碎之，盖第一册未写完即中止。此际情景，大似一幕喜剧也。

吾三兄对吾学业夙极关心，尝正色以不应“赖学”相规诫，既不效，亦于余之看书时相指授。见余秘册后，以为此举虽若可哂，然所写文字均尚通顺，亦属可喜，故劝余继续为之，不必中辍。而余年幼怕羞，不敢再写。迨后来屡以笔记等稿发表于刊物，吾三兄犹话及此事，笑谓“有志竟成”焉。

吾三兄喜买书，旧书而外，新出书报，尤恒购阅。（应书院类课试，常居超等前列。所得奖银，多为买书之用。）阅后每即畀余阅看，且谳习掌故，博闻彊记。时为谈说，以记忆力之卓越，加以健谈，于名人轶事及各项制度，历历如数家珍。（谈时或庄或谐，有声有色。）吾四兄（凌霄）及余之致力研究掌故，实吾三兄导其先路，得其指示启发之力甚多，而余实兼受教于三四两兄也。（吾四兄对余为学业上之指导，亦犹三兄。余于诸兄，均师事，而获益于三四两兄者居最。）

至余历岁为各刊物写稿之经过，言之孔长，兹不覩缕。所写各稿，前期未经留意藏弃，多致散佚。迨后始事保存，而其间亡失者仍往往有之，惟收拾丛残，所存犹属不少。以质论，固未敢自信；以量论，却不无可观。虽东涂西抹，难入著作之林。而频年矻矻，实为心力所寄。垂老百无一成，此区区者幸尚不为读者所鄙夷。赋性疏拙，素寡交游。而以此颇获文字之交（或相访而识面，或神交而未晤），情谊肫挚，关切逾恒。即写稿之资料，亦每得裨助。此实当日从事写稿时，所未敢意料而感激不能忘者，心境上亦赖获慰藉焉。去日苦多，人事无常。旧稿亟宜及时整理成帙，付印问世，以免将来尽归失逸。近承朱朴之、周黎庵两先生，收入古今丛书之三，亦征神交关切之雅。因理辑三十余篇，略以类相从（仍各注明某年），以《一士类稿》之名称出版。斯亦余写稿以来，一可纪念之事也。吾三兄在日，以余随时写稿，零碎披露，保存甚不易，屡劝出单行本。今乃不及见，思之泫然。

余学识谫陋，拙于文辞，故写稿不敢放言高论，冀免舛谬。所自勉者，首在谨慎，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无过”不过“求”而已矣，岂易言哉？虽未敢掉以轻心，而能力有限，精神疲敝，仍恐舛谬不乏，所望大雅宏达，不吝教正，幸甚幸甚！

甲申(民国三十三年)孟秋

徐一士

一士类稿

王闿运与《湘军志》

王闿运《湘军志》，虽物论有异同，要为近代杰作。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二，光绪元年乙亥（四十四岁）云：“……十一月遂至长沙。曾丈劼刚适遣使修书，请府君来省议修《湘军志》事，以为洪寇为平，功首湘军。湘军之兴二十余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多就湮没，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以府君志在撰述，亲同袍泽，亟宜及时编辑，以竟先烈。且文正尝言，著述当属之王君，功业或亦未敢多让。今日军志之作，非君而谁？府君不得已诺之。”光绪三年丁丑云：“五月，始撰《湘军志》，先阅《方略》诸书。……七月，阅《方略》。八月，因撰《湘军志》，欲离城避器，遂假东山何氏宅，根云尚书之故业也。……十一月，检咸丰时旧案关于军事者，及湘军招募遣散年月，统将姓名，欲别作一表以明之，而十不存一，无从稽核，迄未成书。”光绪四年戊寅云：“二月，往东山，阅《褒忠录》及《曾胡奏牍》诸篇，作《湘军志·曾军篇》。三月，入城，十二日仍往东山，作《水师篇》成，寄彭丈雪琴商定。四月，命大姊画《湘军志图》，以明进兵方略。……作《曾军后篇》。……六月，还东山，作《江西后篇》。……八月，四川总督丁丈夔璜遣书约往四川，又致书谭丈文卿，属其劝驾。府君答以撰《军志》毕，始定

行期。作《援江西篇》。九月，仍寓府学宫，十七日步还东山。作《援广西篇》、《临淮篇》、《援贵州篇》。十月……撰《军志》，作《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军志》草创毕，始定蜀游。”光绪五年己卯云：“十月，改定《湘军志》。”光绪六年庚辰云：“五月……改《湘军志》。”光绪七年辛巳云“七月作《湘军志·援蜀篇》、《川陕篇》。……闰月作《湘军志·营制篇》。至是《湘军志》始成。曰：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凡十六篇，九万余字。诸生（按成都尊经书院生也）读《军志》，多言叙事文笔变化者。府君因语之曰：‘曾涤公尝言：画象必以鼻端为主，于文亦然。余文殊不尔，成而后见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从顶上说到脚底，不暇问鼻端也。八家文凭空造出，故须从鼻起耳。余学古人，如镜取影，故无先后照应也。’……十月，始理归湘事。《湘军志》刻成，取版以归。”

卷三光绪八年壬午云：“正月，人日登定王台。城中多言《湘军志》长短者。府君闻之，以谓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乃送刻版与郭丈筠仙，属其销毁，以息众论。”光绪九年癸未云：“三月……丁穉璜屡书速府君入蜀，且有责言，乃于二十五日买舟东下。……九月……重校《湘军志》毕。蜀中诸生闻原版已送郭氏，故复刻之也。府君因语诸生曰：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诤宜矣。韩退之言修史有人祸天刑，柳子厚驳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当之，岂能直笔耶？若以入政事堂相比，则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论事耳，史臣则专以言进退古今人，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光绪十二年丙戌云：“……七月……陈丈右铭盛推《湘军志》美，然疑其仍有爱憎。府君惜其犹有文士之见，不知怀私文必不能工，轻视文人，故有此见也。”

卷四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云：“六月……答陈深之论文云：……单者顿挫以取回转，复者疏宕以行气势，貌神相变，即所谓物杂故文也。故《国策》、《史记》、贾、晁、向、操诸人能单，《国语》、班书，东汉以至梁初善用复，不能者袭其貌。单者纯单，始于北周，而韩愈扬其波，赵宋以后奉宗之，至近代归方而靡矣。复而又复，始于陈隋，而王勃等溷其泥，中唐以后小变焉，至南宋汪、陆而塌矣。元结、孙樵化复为单，庾信、陆贽运单成复，皆似有使转，而终限町畦。卒非先觉，反失故步。故观于汪中、恽敬、袁枚之徒，体格无存，何论气韵？其余如侯、魏之纪事，乃成小说；洪、吴之骈俪，不如律赋，兹非学者之明戒欤？余少学为文，思兼单复，及作《桂阳图志》，下笔自欲陵子长，读之乃颇似《明史》，意甚恶焉。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

卷五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云：“五月……时张文襄公改两湖书院为存古学堂，以救新学之弊，研究文史，令代功分教。诸生多问作诗文法者，代功不敢专对，请府君书示后学。……论文曰：‘诗有家数，有时代，文无家数，有时代，此论自余发之。……明代无文，以其风尚在制艺，相去辽绝也。茅鹿门始以时文为古文，因取唐宋之似时文者为八家。……余……文，力追班马，极其工力，仅得似《明史》，心甚耻之。及作《湘军志》，乃脱离时代矣。以数十年苦心孤诣，仅仅得免为明文；若学八家，数月可似。……’” 闾运撰著此书之缘起暨经过，与夫自道甘苦及工力，略具于斯。

其谓“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盖以《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相衡。又《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云：“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二十八日云：“作《曾军篇》成，共十二叶，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甚为得意。”三月十七

日云：“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乃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通典》、《通考》乃可学，郑樵《通志》正学之，亦智矣。惜其笔殊不副，然不自作不知之，则余智不如郑久矣。”则又尝以似《史记》自喜。《史记》之超妙处，《湘军志》虽尚难跻及，而闾运“脱离时代”之说，固可谓非漫自矜夸，以近代人实罕有此种文字也。（所云《湘军篇》，盖属稿之初，有此篇名，旋改为《曾军篇》矣。三月十七日所云，按之前文，当指《胡军篇》，后来始改为《湖北篇》者。）

《湘军志》初刻于川，闾运携版回湘，以湘人之愤怒，乃送版于郭嵩焘销毁，后至川再刻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八年壬午正月关于毁版事所记，初七日云：“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十七日云：“锡九来，论《湘军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复，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赏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板吾既愿毁之，又何劳索？’锡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军志》版及印刷书与筠仙，并书与之言：‘本宜交镜初，今从权办也。’”其当时在湘迫于众怒难犯，不得不毁版之情形，于此尤可略睹焉。送版及书与敦嵩焘者，盖嵩焘在湘绅中负重望，为反对《湘军志》领袖人物之一也。嵩焘有致陈士杰一书，深斥《湘军志》，可代表反对派之言论。其说云：

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劼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始见其曾军篇，于曾文正多刺议，寓书力戒之。去腊自蜀归，其书遂已刊行。沅浦宫保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几动湘人公愤，将其板销毁。然闻蜀人已有翻刻本，貽毒固无穷矣。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贬。

通志局初开，嵩焘力援之，为罗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击且尽，曷云志也？”其后所修三志，《东安志》板已毁，《桂阳志》亦有纠缪之作，《衡阳志》托名彭雪芹官保，无敢议者，衡人私论亦皆隐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讥议，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笔而在包修。劄刚踵行其失，鄙心不能无歉然。因沅浦官保之言，取其书读之，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始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闾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志愿弗克一酬，盖不能无歆望。（如与吴大澂书有云：“闾运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与左宗棠书有云：“闾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入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闾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与李汉